

20 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

德语卷

(下)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20 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

高中甫 任吉生 主编

德语卷

(下)

高中甫 选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目 录

上 卷

1900

古斯特少尉 阿·施尼茨勒(1)

1901

去墓地的路 托马斯·曼(32)

1902

体操课 莱·玛·里尔克(41)

1903

侏儒 阿·帕克特(47)

1904

一枚戒指 保·海泽(57)

1905

犹太人的坟墓 里·胡赫(74)

1906

免疫 弗·魏德金德(88)

1907

站长 雅·瓦瑟曼(93)

1908

婚约 赫·黑塞(98)

1909

叹息者 奥·吕尔克(114)

1910

露西多尔 胡·霍夫曼斯塔尔(120)

1911

帆游 阿·德布林(132)

1912

约纳坦 格·海姆(141)

1913

判决 弗·卡夫卡(151)

1914

塞巴斯蒂安 罗·瓦尔泽(163)

1915

脑 戈·本恩(173)

1916

虱子 阿·茨威格(179)

1917

乌尔里克 卡·斯特恩海姆(189)

1918

梦 卡·埃德斯米特(206)

1919

弗兰塔·茨林 恩·魏斯(212)

1920

情书 保·恩斯特(229)

1921

朝圣者 马·梅尔(234)

1922

一次分娩的故事 卡·楚克迈耶(246)

1923

裁缝的童话 罗·穆西尔(255)

1924

斯台尔尼 亨利希·曼(259)

1925

英国公园艳遇 玛·弗莱瑟尔(267)

1926

呼吸 莱·弗兰克(285)

1927

日内瓦湖畔的插曲 斯·茨威格(294)

1928

小姐被改造了 于·封·霍尔瓦特(302)

1929

高空飞行记录 里·福伊希特万格(308)

1930

囚童 埃·凯斯特纳(312)

1931

折磨人的小皮袋 海·封·多德雷尔(317)

1932

我得到了工作 汉·法拉达(330)

1933

小艇命名典礼 伊·朗盖瑟(342)

1934

白色的大丽花 艾·拉斯克-许勒尔(353)

1935

演员 奥·叶林内克(356)

1936

教区委员的金羊毛 威·舍费尔(366)

1937

神甫 汉·马尔希维察(373)

1938

由于爱情 弗·韦尔弗(385)

1939

人头 维·贝根格律恩(392)

1940

奥格斯堡灰阑记 贝·布莱希特(400)

1941

童话 格·豪普特曼(414)

1942

考克上校 赫·凯斯腾(432)

1943

大衣 阿·波尔加(451)

1944

骑蓝天鹅旅行 博·乌泽(462)

1945

男女关系 约·魏因黑贝尔(470)

1946

面包 沃·博尔歇特(478)

1947

安道尔的犹太人 马·弗里施(481)

1948

乌鸦的翅膀 沃·魏劳赫(484)

1949

阿卡狄亚 斯·赫尔姆林(490)

下 卷

1950

过路人,你到斯巴 海·伯尔(503)

1951

世界的末日 沃·希尔德斯海默(513)

1952

隧道 弗·迪伦马特(519)

1953

镜子的故事 伊·艾辛格(529)

1954

诬蔑 埃·卡内蒂(538)

1955

我寻找一个女人 马·瓦尔泽(543)

1956

一个老人之死 路·林瑟(549)

1957

象棋小故事 赫·坎特(557)

1958

左撇子 君·格拉斯(567)

1959

一个威尼斯砌炉匠的恐怖经历 阿·安德施(574)

1960

星期二,九月二十七日 克·沃尔夫(582)

1961

告别 彼·魏斯(596)

1962

爱的试验 亚·克鲁格(600)

1963

一件谋杀案 沃·施努雷(604)

1964

芦苇管 安·西格斯(615)

1965

崇高的委托 斯·海姆(626)

1966

长途电话 玛·路·卡施尼茨(638)

1967

戒指 阿·穆士格(649)

1968

乡村的节日 加·沃曼(662)

1969

树木生长线下 托·贝恩哈德(674)

1970

轶事 罗·霍赫胡特(682)

1971

死亡 沃·克彭(693)

1972

绿色的六月 埃·施特里特马特(697)

1973

家养动物 弗·霍勒(717)

1974

九周岁 克·施莱辛格(725)

1975

车祸的重演或一次不幸的继续 彼·黑特林(735)

1976

一个寒夜 胡·迪特贝尔纳(745)

1977

哥哥与弟弟 海·皮翁特克(749)

1978

梦的交易 英·巴赫曼(756)

1979

伊娜 玛·克·蒂米斯特(762)

1980

被怀疑的人 于·贝克尔(769)

1981

晨曦 博·施特劳斯(776)

1982

芦苇岛 延·弗里格(787)

1983

童年的苹果 约·诺沃特尼(793)

1984

两个梦 弗·费曼(801)

1985

在湖上 马·格普费特(806)

1986

一个没有归属的人 福·布劳恩(812)

1987

塞尔维亚姑娘 西·伦茨(816)

1988

我的单身女友 赫·舒伯特(829)

1989

爱的证明 埃·格里尔(833)

1990

一件久远的事 埃·勒斯特(844)

1991

短文两篇 苏·卡·比默(855)

1992

被遗弃的姐妹 伊·赖夏特(862)

1993

思念之海 迪·魏勒斯霍夫(872)

1994

经纪人 马·格尔茨美克(882)

1995

波斯晚餐 巴·弗里施穆特(892)

1996

似风消逝 莎·诺伊曼(907)

1997

液态空气 克·海因(913)

1998

多拉 洛·巴依尔(928)

1999

日常生活中的惊险故事 约·林德霍斯特(934)

1950

过路人,你到斯巴……

海·伯尔

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德国著名作家,生于科隆,中学毕业后在书店做学徒。二次大战期间被征入伍,受伤被俘,战后返回科隆,开始文学生涯,是“四七社”成员。早期作品主要描述他这一代人在战争中和战后的经历,表现他们的痛苦、迷惘;他被誉为“废墟文学”的重要代表。从六十年代起,他的作品题材多是取自当代社会,有着极为强烈的现实意义,对联邦德国现存秩序从政治、经济、道德、文化上进行全景式的描述和批判。伯尔始终坚持介入社会、干预生活,对现实生活之种种弊端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早期创作遵循现实主义传统,语言精炼,朴素无华;晚期在重客观描写的基础上,更多地采用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重要作品有《列车正点到达》、《无主之家》、《小丑之见》、《丧失名誉的卡特琳娜·勃罗姆》、《女士及众生相》、《保护网下》等。

一九七二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凭借他对时代的广阔视野,结合典型化的灵敏技巧,对复兴德国文学做出了贡献。”

车停了下来,发动机还响了一会儿,巨大的车门从外面被拉开了,灯光透过破碎的车窗射进车内,我现在才看清楚,车顶上的灯泡也是破碎的,可它还紧紧地旋在上面,几小段钨丝和玻璃碎片吊在那儿。发动机不响了,外面有人在喊:“死的放到这儿,你们那儿有死的吗?”

“活见鬼,”司机冲了一句,“你们这儿灯火管制解除了?”

“灯火管制还有个屁用,整个城市烧得像支火把,”那个陌生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有没有死的,我不是问过你们了吗?”

“不知道。”

“死的放到这儿,听到没有?另外一些送到楼上的绘画教室去,你懂了吗?”

“懂了,懂了。”

我还没有死,是属于另外一些的,他们把我抬上台阶,进了一条长长的、光线微弱的走廊,走廊的墙上粉刷了一层绿色的颜料;墙上钉着弯弯曲曲的、黑色的老式衣钩;门上挂着珐琅牌子:“六(1)”与“六(2)”,在门与门之间挂着安泽姆·费尔巴哈^①的美狄亚画像。画像装在黑色的镜框里,在玻璃的后面闪着柔和的光泽,凝视着远处。随后是挂着“五(1)”和“五(2)”的门,在这两个门之间挂着《拔刺者》那帧照片,它装在褐色的镜框里,这是一幅闪着红色光华的优美的摄影作品。

楼梯前正中的地方也是立着一根巨大的石柱,石柱后面是一座狭长的雅典娜女神神庙的石膏复制品,做得很精致,闪着黄色的光辉,十分逼真,古色古香。随之看到的,也正是该看到的:希腊的霍普力特^②,衣着斑斓、引人注目,插着羽毛,看起来活像一只公鸡;就是

① 安·费尔巴哈(1829—1880),德国画家。

② 古希腊使用重武器的战士被称为霍普力特。

在楼梯间，墙上也粉刷着黄色的颜料，在墙上顺序地挂着从大选帝侯直到希特勒的画像……

在狭小的过道里，就在恰好离我的担架一两步的地方，挂着一幅特别漂亮、特别巨大、特别绚丽多彩的老弗里茨^①像，他身穿天蓝色的军服，目光炯炯，胸前挂着一颗巨大的耀眼的金星。

我躺的担架又斜了，穿过辨识种族面型的雕像群：北部的船长，有着鹰一样的目光和一张愚蠢的嘴；西部的摩泽尔河流域的女人，削瘦、严厉；东部的格利斯人，长着蒜头鼻子；山地人的侧面像，脸部长长的，长着突出的喉头。又进入一条长廊，在担架进入第二道楼梯之前，恰好离我的担架一两步的地方，我还看到了战士纪念碑，它上面装饰有石刻的花环和一个巨大的黄金色的铁十字。

这一切都匆匆而过，我并不重，抬担架的人走得很快。也许这一切都是幻觉；我正在发着高烧，浑身疼痛，脑袋，胳膊和腿，还有我的心又发疯了似的跳了起来；是啊，人在发高烧时，有什么东西能看不到呵！

当我们走过辨识种族的雕像群时，随之可是另外一类的了：凯撒、西塞罗、马克·奥勒留^②的三座石膏胸像，很规整地一个挨着一个庄重地靠在墙上，雕像复制得好极了，金黄色，十分逼真，古色古香。当我们在墙角拐弯时，也出现了赫耳墨斯^③石柱，在走廊——走廊粉刷的是玫瑰红的颜料——的尽头，在绘画教室入口处的上方挂着一幅宙斯的怪脸像，这副怪脸离我们还很远。在右边，透过窗户我看到了火光，整个天空映得通红，浓黑的烟云缓慢地飘动着……

我又不得不向左边望去，我又看到了“一(1)”和“一(2)”门上的珐琅牌，在褐色的、发着酸臭味的两扇门之间，我只看到了装在金黄色镜框中尼采的翘起来的胡子和鼻尖，因为画像的上半截被一张纸

① 指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

② 马克·奥勒留(121—180)，古罗马皇帝。

③ 赫耳墨斯，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神的使者。

盖住了，纸上写着：“简易外科手术室”……

“若是现在能看到，”我蓦地想起，若是现在……果然是它：一幅多哥^①的图画，色彩绚丽，画面巨大，像铜版雕刻画一样平展，印得十分精美，画面的前端，在德国侨民的房舍前，在一些黑人和一个荷枪的无精打采的士兵前面，是一些巨大的、画得惟妙惟肖的香蕉树：左边一束，右边一束，在中间靠右边的那束香蕉上，我看见有什么东西涂在上面；这是我亲手写在上面的……

绘画教室的门一下子被拉开了，在宙斯的胸像下，我摇摇晃晃被抬了进去，我紧闭双眼，什么也不想再看了。绘画教室里散发着碘酒、粪便、垃圾和烟草的味道，十分浓烈。他们把我放了下来，我对抬担架的人说：“请往我嘴里塞支烟，烟在左上边的口袋里。”

我觉得一个人在我的口袋里搜摸，擦火柴的声音，我嘴上有了支点着了的香烟。我吸着，说了声：“谢谢。”

“这一切还证实不了，”我在想，“不管怎样，每个文科中学都有一间绘画教室，走廊上粉刷成绿色和黄色的墙上都钉有弯弯曲曲的老式衣钩；仅是在‘六(1)’和‘六(2)’之间挂有美狄亚像，在‘一(1)’与‘一(2)’之间看到尼采的胡子，无论如何还证明不了我现在是在自己的学校里。画像是一定要挂在上面提到的那些地方的。在普鲁士，文科中学有它自己的规矩：美狄亚放在‘一(1)’与‘一(2)’之间，《拔刺者》放在那边，凯撒、马克·奥勒留和西塞罗放在走廊，尼采在楼上，学哲学的地方。雅典娜女神神庙，一幅色彩斑斓的多哥图画。《拔刺者》和雅典娜女神神庙归终说来，都是学校的美好而古老的必要装饰品，这沿袭下来已有几代之久了。而且我绝不是惟一的一个在一根香蕉上写了‘多哥万岁’的人。学生们在学校都是搞这类恶作剧的。除此，还有这种可能，我在发高烧，我在做梦。”

我现在不再感到痛了。在汽车里那时还痛得很厉害，每当汽车在一些小的弹坑里颠簸时，我就喊叫起来；穿过大的弹坑时还好过一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多哥为德国的殖民地。

些,因为汽车就像一条船在浪谷里一样起伏。现在注射剂好像起了作用,他们在我胳膊上打了一针,我感到针头往我皮肤里刺了进去,连我的腿都热了起来。

“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在想,“几乎三十公里,汽车决不可能跑这么多路。而且,除此之外,你什么都觉察不到,没有感觉,而只有眼睛;没有什么感觉在告诉你,你现在是在你刚刚离开三个月的母校里。八年可不是一个区区小数,难道在八年之后,这一切你仅用眼睛就能认得出来?”

我紧闭双眼,但这一切在我眼前又都浮现出来,像是一部影片一样在映出:一楼走廊,粉刷成绿色的墙,上楼,粉刷成黄色的墙,战士纪念碑,走廊,再上楼,凯撒,西塞罗,马克·奥勒留……赫尔墨斯,尼采的胡子,多哥,宙斯的怪脸……

我吐掉香烟,开始叫了起来:喊叫,总可以好受些;但是要喊叫得响亮;喊叫起来舒服极了;我像发疯似的叫喊着。直到有人俯身向我,我仍没有睁开眼睛;我感觉到一个陌生人的呼吸,热乎乎的,一股烟草和大蒜的难闻味道;“怎么啦?”一个声音平静地问道。

“给点东西喝,”我说,“再来一支烟,在上面的口袋里。”

又有人在我的口袋里搜摸着,又擦了一根火柴,一个人往我嘴里塞了一支点着了的香烟。

“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本多夫。”

“谢谢。”我说了一句就吸起烟来。

无论如何我确实是在本多夫了,也就是到家了;而且,如果我不是发着异乎寻常的高烧的话,也可以肯定我现在是在一所文科中学里,绝对是一所学校。在下面时不就有人喊过:“另外一些送到绘画教室去吗?”我是属于“另外一些的”,我活着,活着的人很明显是属于“另外一些的”。这儿就是绘画教室,如果我听得清楚的话,那为什么我看得就不清楚?再说我也肯定地认识凯撒、西塞罗和马克·奥勒留,而他们也只有在文科中学才有;我不相信在其他一些中学他们会

把这些家伙靠在走廊的墙上。

终于给我拿来了水，我又从他的脸上嗅到烟草和大蒜的味道，我不由自主地睁开了眼睛，看到一张疲惫衰老而又满脸胡须的面孔，身穿救火队员的制服。一个苍老的声音轻轻地说：“喝吧，伙伴。”

我喝了；这是水，而这水好喝极了；我感觉到放在我嘴唇上的金属炊具的味道，这气味好闻极了。我多想再喝几口，可那个救火队员却把炊具从我嘴唇上拿掉，然后走开了。我叫了起来，他头也没回，仅是疲倦地耸耸肩膀，只管走开。躺在我身边的另一个人慢声慢气地说：“嚎叫有什么用，他们没有水了；你不是看到了吗，整个城市都在燃烧。”

透过遮光的窗帷，在黑色的窗帷后面火光冲天，像是往火炉里添了新煤一样，火舌在黑烟后面喷吐着。是啊，我看到城市在燃烧。

“这个城市叫什么名字？”我问躺在我身旁的那个人。

“本多夫。”他说。

“谢谢。”

我凝视着我面前的那些窗户，时而望着顶棚。顶棚还完整无损、洁白、光滑，边缘装饰着古典式的狭长花纹；可是在所有的学校里，绘画教室的顶棚都装饰有这种古典式的花纹，退一步讲，至少在那些古老的文科中学里是这样的。这是十分清楚的。

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现在是躺在本多夫一所文科中学的绘画教室里。本多夫有三所文科中学：“腓特烈大帝”中学、阿尔贝特中学和——也许用不着我讲——最后的一所，这第三所是阿道夫·希特勒中学。在“腓特烈大帝”中学，楼梯正中悬挂的老弗里茨画像不是特别绚丽多彩、特别漂亮、特别巨大吗？我在这座学校里呆了八年时间；可那在其他一些中学里为什么就不能把这幅像挂在同样的地方，同样引人注目和显而易见，使人一上楼梯就一眼看到呢？

我现在听到外面的重炮射击声。若是没有这种声音，几乎可以说是寂静的；只是火焰有时在喷吐和吞噬，在黑暗中间不知哪个地方的房架坍塌下来。大炮安详而有规律地轰鸣，我在想，多么好的大炮

呵！我知道，这种想法是可鄙的，可我却这样想。我的上帝，大炮是多么使人感到慰藉，感到舒适：阴沉、粗犷，简直是一架声音温柔、精美雅致的风琴。无论怎样也是高雅的。就是它在轰击时，我觉得它也显得高雅。很适合战后把它放进绘画教材里……随后，我想到，若是碑顶竖着更大一些的金色铁十字，饰有更大一些的花环的战士纪念碑，再举行一次落成典礼时，它上面又该有多少个名字呵！我骤然忆起：现在我要真的是在我的母校，那战士纪念碑上应该有我的名字，是刻在石头上的，在校史上，我的名字的后面有这样的话：“从学校到战场，献身于……”

但是我还不知道献身于什么，也不知道我是在自己的学校里。我现在一定得把这一点搞清楚。战士纪念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引人注意的标志，它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现成东西，到处都能弄到，真的，从任何一个中心点都能弄到……

我注视着绘画教室，可是他们把画像都摘掉了，在角落里堆放着一些凳子，窗户都是高而狭长，以便室内光线充足，一间绘画教室向来都是这样的。可我从这些凳子、这些窗户上能看出什么呢？我的心在告诉我，什么也看不出来。如果我现在果真是在我呆过八年的窝里的话，那我的心是不会什么也不说的。八年来，我在那里画过绘画老师置放于画几上细长的、精致的、罗马式的玻璃花瓶的仿制品，练习过各式各样的字体：圆体字、古体字、罗马体、意大利体。在整个上学期间，再没有比绘画课更令我仇恨的了，整个钟头是那样无聊透顶，没有一次我能画完一个花瓶，写成像样的字体。现在在这令人气闷、无聊的四面墙里，我的诅咒在哪儿？我的仇恨在哪儿？我什么也说不出，我沉默地摇了摇头。

我老是擦橡皮，老是削铅笔，擦……什么也没有……

我不大清楚我是怎么受伤的；我只知道我的两只胳膊不能动弹，右腿也动不了，只是左腿还能动弹点；我想，他们定是把我的胳膊都绑在身上了，绑得那么紧，一动也不能动。

我把第二支烟吐在草垫之间的过道上，想法活动活动我的胳膊，